

# 薛生白治虚劳重脾胃 经验探讨

□ 朱炳林\* (江西省波阳县中医院 江西 波阳 333100)

关键词 薛生白 《扫叶庄医案》 虚劳 治疗 学术经验

肾为先天之本,脾为后天之本,但就虚劳的治疗而言,脾与肾相比较,当以脾更为重要。秦越人“一损肺,二损心,三损脾,四损肝,五损肾,从上而下者,过胃则不治;从下而上者,过脾则不治”之论,无疑是以脾胃为重。李东垣“内伤脾胃,百病由生”及“脾胃一伤,五乱互作”的脾胃学说,为临床开辟了一条治病从脾胃着手的思路。清代温病大家薛生白踵事增华,治虚劳尤注重脾胃,其临床经验蕴藏在《扫叶庄医案》[见:珍本医书集成第十三册医案类(乙).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6版]一书中,笔者潜心研究此著多年,觉得如下经验值得借鉴。

## 1 久病务以饮食为先

“久病务以饮食为先”是《扫叶庄医案》卷一虚劳门中的案语。类似的案语还有“用药全以胃气为主”、“以脾胃进谷为宝,莫言治病”、“治久病内伤,必究寢食”、“当以后天脾胃为要”、“必顾及胃气”以及“所喜胃旺”等等。虚劳证,其来有自,或先天素禀不足,体质怯弱;或后天失养,五脏亏损;或饮食劳倦过度;或病后正气虚羸。为患不一,但总系虚极成劳。虚劳既成,多见五脏之阴阳气血虚亏,虚则当补,无论药补食补,全赖脾胃的受纳与运化,纳化不利,滞而不行,便达不到补益目的。虚劳的预后亦视脾胃之盛

衰。脾胃充实,饮食日进,血气自生,回春有望;如脾不能运,胃不能纳,血气日衰,病势日深,则回天无力矣。《内经·平人氣象论》云:“人以水谷为本,故人绝水谷则死。”由此可见,薛氏如此看重脾胃,是合乎临床实际的。

## 2 治虚劳当以甘剂益中

甘为五味之一,属土。《内经》指出,五味入胃,各归所喜,甘药是入脾土的。虚劳证多见阴阳俱不足,而“阴阳俱不足,补阳则阴竭,泻阴则阳脱,如是者可将以甘药。”《灵枢·终始篇》亦有明训。薛氏治虚劳主张以甘剂益中,既渊源有自,又为经验之谈。如:“寒热半年,嗽血前后,胸背相映刺痛,是过劳受伤,营卫二气空隙,法当甘温益气,莫与清凉肺药。归芪建中汤去姜,附黄芪建中

\* 作者简介 朱炳林,男,副主任中医师。江西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。著作有《困学斋中医随笔》,参编《实用中医脑病学》等医学著作四部。

汤去姜，加牡蛎。”盖寒热半年，阴阳失调可知；经常嗽血，血液亏耗，气阴伤损不已；气阴两伤，瘀血阻滞则胸背刺痛。病系过劳受伤造成，营卫二气虚空。营卫二气皆生于水谷，源于脾胃，一化生血液，营养周身；一温养脏腑，抵御外邪。阴阳形气俱不足，遵《内经》“形不足者，温之以气”（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）和“调以甘药”（《灵枢·邪气藏府病形》）之旨，方取归芪建中或黄芪建中汤温中补虚，建立中气。如予清凉肺药，虚作实治，戕伤营卫二气，后果便难以想象。又如：“色苍脉数，嗽已半年，纳食不多，姑以甘凉润剂，不得犯胃。生白扁豆、玉竹、桑叶、大沙参、麦冬、生草。”嗽已半年，肺气耗散，肺阴虚亏可知；色苍脉数，木火刑金之势；纳食不多，胃气虚亏，胃气乃肺之母气，凡肺病，有胃气则生，无胃气则死。所以，薛氏谆谆嘱咐：“不得犯胃”。虚则补其母，以生扁豆、生甘草培中益气，沙参、麦冬、玉竹益胃生津，且清金以制木，加桑叶轻宣燥热，合乎甘剂益中之旨。

甘剂益中，薛氏常以药品与食品同用，如石斛、人参、白术、黄精、沙参、麦冬、玉竹、甘草、山药、芡实、苡仁、大枣、饴糖、桂圆、白莲藕、甘蔗、米糖、扁豆、石莲、谷芽、人乳等，补脾健胃，匡扶中气，生血化精，确是治疗虚劳之良法。

### 3 投药当趁胃口颇旺时

虚劳之治当然不限于补脾健

胃，肾不生精当滋肾，肺不生液当清肺，心不生血要养心。但滋肾、清肺、养心都不可置脾胃于不顾，临床如何措手？薛氏经验是投药当“趁此胃口颇旺”时。如“形瘦脉数，长夏见血，入秋发疟，皆阴分不足，不耐时候热蒸发泄。趁此胃口颇旺，只要静心保养百日，不及一年可复。秋石、熟地、麦冬、阿胶、湖莲肉、淡菜胶、五味子、刮白龟版、茯苓、山药，加蜜和为丸。”“奔走动阳失血，继而咳嗽吐痰，由真阴亏损，五液蒸痰，趁此胃口颇旺，以静药填阴援阳。熟地水制、阿胶、女贞子、天冬、米仁、刮白龟版、咸秋石、知母、霍山石斛。”两案均为阴虚火旺证，用药大体相同，除秋石、知母滋阴降火外，余皆滋补五脏内伤不足之药，其中味甘者兼有健脾补中之功，可崇生气，但滋腻质重味厚，毕竟于脾胃虚弱者不宜。因此，抓住“胃口颇旺”时机投药，显得十分必要。在胃口颇旺时，虽本质阴亏，但见痰多咳逆者，可先清肃上焦；肾精不充、痰多呕吐者，可专理下焦。如果出现食减其三，而又劳怯阴亏需要滋阴的情况，薛氏主张用血肉有情之品培养精血，更

要注意以不伤胃口为原则。

### 4 用药全以胃气为主

虚劳是慢性疾病，病程久，常常是多脏虚损，难于短时间内恢复，应舒缓而治，有方有守，假以时日，期其渐愈，不能求速效。舒缓而治以丸剂最为理想，但制丸必须保护胃气，薛氏的经验是：选药要少而精，赋形剂当从脾胃着眼。如“以桂圆煎汤和丸”、“石斛膏为丸”、“山药粉糊为丸”、“南枣肉蒸为丸”及“山药浆同河车膏为丸”等。桂圆、石斛、山药、南枣为脾胃经药，均有补脾和胃、益气生津之效，促进胃液的分泌，帮助消化，大有裨益。用紫河车乃“以血肉之属为血肉之补”（熊笏《中风论》），其补气养血益精之力甚强，可增强病人的抵抗力，与山药同用，全以胃气为主。医案中尚有一例以“白糯米泡汤煎药”，治疗秋燥所伤导致肺胃阴津虚亏之证，是取糯米补脾益气之功。此外，尚有“填补下焦，必佐益胃”；“早服都气丸加河车，午服异功散”治脾肾两虚；“早晨服琼玉膏，午服人乳”，药疗与食疗相结合，此可见薛氏重脾胃之匠心。

